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三　　列傳九十五

明南京户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葛洪　陳貴誼　宣繒　薛極

曾從龍　鄭性之　陳卓　李鳴復

鄒應龍　余天錫　許應龍　林略

徐榮叟弟清叟　高定子　別之傑　劉伯正

金淵　李性傳　陳韡崔福附

葛洪字容父東陽人從呂祖謙學登進士第嘉定間爲尚書工部員外郎兼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上疏言今之將帥非必奮不顧死冒水火蹈白刃而後謂之忠

也第職思其憂謂之忠公爾忘私謂之忠純實不欺謂之忠乞嚴飭將帥申儆軍實常若有寇至之憂磨礪振刷以求更新亦庶乎其有用矣寧宗嘉納理宗初累遷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贊討平李全援王素諫仁宗卻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後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守本官致仕卒謚端獻桂範稱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風有奏議雜著二十四卷

陳貴誼字正甫福清人慶元五年進士後又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時議更楮幣法貴誼轉對言楮券之令使姦惡徒逞道路咨怨非所以祈天永命固結人心

又言明銳果敢之才足以集事而失於剽輕老成宿博之士足以厚俗而失於循理孰若舉之以衆收之以公主議者摘其熙寧新法之語以激怒時相人爲危之再遷將作監丞兼魏惠憲王府小學教授轉對謂言路雖開觸犯忌諱者指爲好名切劘時政者指爲玩令利害關於天下是非公於人心一人言之未已或至累十數人言之則又指爲朋黨是非易位忠佞不分史彌遠益不樂遷秘書郎出知江陰軍提舉江西常平召赴行在未至授禮部郎官屬金人大擾淮蜀具疏又指陳時弊大要言人才偉進直言不聞賄賂公行軍法不振彌遠

滋不樂諷言者論罷主管崇禧觀起知徽州召授司封郎官兼翰林權直理宗即位累遷中書舍人升兼直學士院內侍濫受恩賞輒封還詔書將郊貴誼以民生實艱吏員尚衆征歛幾於奪取公費掩爲私藏宜大明黜陟庶有以見帝于郊遷至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出師汴洛時貴誼已移疾猶上疏力爭五上章乞歸轉四官加邑封致仕卒贈少保資政殿大學士

宣繒慶元府人嘉泰三年太學兩優釋褐歷官權兵部尚書嘉定十五年自同知樞 密院事拜參知政事理宗即位兼同知樞密院事已而 權監修國史日曆同提舉

編修敕令後以資政殿學士奉祠紹興三年卒趙鼎爲
大學士提舉洞霄宮以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少師
詔繪像頌定策贈太師謚忠靖
薛極字會之武進人以父任調上元主簿中詞科累官
吏部尚書與宣繪俱爲史彌遠所昵嘉定十五年賜同
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理宗時進拜
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封毗陵郡公以觀文殿大學
士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加少保和國公致仕卒
曾從龍字君錫公亮四世從孫初名一龍慶元五年擢
進士第一賜今名累官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太子

賓客改參知政事疾胡榘憸壬排沮正論陳其罪榘嗾言者劾罷奉祠起歷湖南安撫使撫安峒猺威惠並行興學養士湘人紀之石改知隆興府復與舊祠改萬壽觀兼侍讀奉朝請端平元年進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後以樞密院使督視江淮荊襄軍馬卒贈少師弟用虎天麟治鳳皆歷顯任

鄭性之字信之初名自誠福州人嘉定四年進士第一歷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端平元年召爲吏部侍郎入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心苟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動譬如積水久壅一決其勢必盛其末

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從若必
有厭倦動於詞色則言者將有所[illegible]矣[illegible]
下明詔百辟滌慮洗心以[illegible]之所在[illegible]所
必趨恐懼戒謹尤[illegible]則[illegible]綱
肅而國體尊矣又曰爲君者不以堯舜自期則無善治
告君者不陳堯舜之道則無[illegible]諫議大夫言臺臣
交章互詆願陛下公以聽之乃得其當累遷知樞密院
事兼參知政事加觀文殿學士致仕卒
陳卓字立道紹熙元年進士最後知江州移寧國丞相
以故欲見之卓謝不往丞相益器之爲簽書樞密院事

未幾因祠還里平生不營產業閒居凡十有六年卒年
八十六謚清敏
李鳴復字成叔瀘州人登進士第歷官權刑部尚書兼
給事中端平嘉熙淳祐中兩入樞府三爲參知政事屢
爲臺臣所論語在杜範傳後出知福州福建安撫使尋
予祠監察御史蔡次傳按劾落職罷祠卒于嘉興
鄒應龍字景初慶元二年進士歷官刑部尚書乞祠後
起徽猷閣學士知太平州以臣僚論罷又爲敷文閣學
士提舉玉隆萬壽宮拜禮部尚書兼侍讀嘉熙元年拜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

兼沿海制置使依舊職提舉洞霄宮卒贈少保

余天錫字純父昌國人丞相史彌遠延爲弟子師性謹愿彌遠器重之是時彌遠在相位久皇子竑深惡之念欲有廢置會沂王宮無後丞相欲借是陰立爲後備天錫秋告歸試于鄉彌遠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道阻雨過全保長家保長知爲丞相館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曰此吾外孫也日者嘗言二兒後極貴問其姓長曰趙與莒次曰與芮天錫憶彌遠所囑其行亦良是告于彌遠命二子來彌遠善相大奇之計事泄不便遂復使歸逾年彌遠密諭曰二子

長最貴宜撫於父家遂載與歸天錫母朱爲沐浴教字
禮度益閑習未幾召入嗣沂王邸帝位是爲理宗天
錫嘉定十六年第進士歷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侍讀
嘉熙三年遷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封奉化郡
公授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以觀文殿學
士致仕朱氏亦封周楚國夫人壽過九十將以生日拜
天錫爲相而天錫卒贈太師謚忠惠弟天任爲兵部尚
書兄弟友愛方貧時率更衣以出終歲同衾從子晦歷
官尚書出帥全蜀嘗置義莊以贍宗族然在蜀以違言
論知閬州王惟忠死士論少之

許應龍字恭甫閩縣人入太學第進士歷宗學諭
宗郎位再遷著作郎出外知潮州盜陳三槍起贛州蔓
延江閩廣間勢熾甚而盜鍾全相挺爲亂逼境上應龍
分扼要害明間諜守關隘斷橋開塹斬木塞途遣補親
兵日加訓閲既而横岡桂嶼相繼以捷聞招捕司遣統
領官齊敏率師由漳趨潮截贛寇餘黨應龍諭敏曰兵
法攻瑕今鍾寇將窮陳寇猖獗若先破鍾則陳不戰禽
矣敏惟命於是諸寇皆平方未解嚴時有行旅數人偶
總摟其橐中金指爲賊黨應龍辨其非盜釋之皆羅拜
感泣始人疑應龍儒者不閑戎事及見其區畫事宜分

別齊民靜練疏容莫不歎服僚屬請上功應龍曰守職扞城保民何功之云去之日闔郡遮道攀送端平初召爲禮部郎官入對帝謂應龍曰卿治潮與李宗勉治台齊名應龍頓首曰民無不可化顧牧民者如何耳臣治州幸免曠瘝皆陛下德化所暨臣非曰能之歷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累辭會正言鄭寀論之以端明殿學士奉祠卒年八十一贈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應龍不躁不競不激不隨不妄薦士而亦無傷人害物之事潮州之治最可紀也

林略字孔英永嘉人慶元五年第進士歷左司諫兼侍

講告于帝曰虛心以爲從諫之本從諫以爲求治之本嘉熙中遷至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以言罷提舉洞霄宮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特贈宣奉大夫
徐榮叟字茂翁應龍之子第進士歷官司諫復兼說書兼侍講嘉熙四年拜右諫議大夫入對言楮幣不通物價倍長米運多阻粒食孔艱此見之京師者然也外而郡邑苛征橫斂嚴刑峻罰民安得而不怨甚者富家巨室武斷鄉閭貴族豪宗侵牟民庶如冤者不敢告負抑者不得伸怨氣薰蒸天示之應此亢陽所以爲沴也遷權禮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淳祐二年拜參知政事數月乞歸田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數年轉一官致仕卒謚文靖弟清叟

清叟字直翁第進士歷官太常博士入對疏言原人倫以釋羣惑惜名器以示正義因物望而進人才蓋欲理宗復皇子竑王爵裁抑史彌遠恤典召用眞德秀魏了翁也累遷戶部侍郎再爲侍右侍郎前後累典方州最後知廣州兼廣東經略安撫使召遷至禮部尚書登樞府封晉寧郡公淳祐末拜參知政事尋以元樞兼參政言者先後論罷又之與外祠開慶初以內祠兼侍讀出知泉州復與內祠後轉兩官致仕卒贈少師謚忠簡

叟在班行風采凜然獨劾罷袁甫於公論少貶云

高定子字瞻叔第進士授郪縣主簿吳曦畔乞解官養母曦誅調中江縣丞歷知緜州元兵穿鳳州塞破武休下興元小校張鉞以其徒潰入文州殺守臣楊必復將自龍趨緜以闚成都安撫使黃伯固聞之亟奏定子兼參議官措置文龍備禦定子乃部分諸軍扼青塘嶺鉞已擒已而劍南大震定子語僚吏曰諸君去留不敢拘某則守城郭封疆之臣有死而已乃下令招潰卒人給緡錢五十米一石諸軍雖受招未皆釋甲定子乃令帳下卒衣甲於兩廡以俟戒毋輕動俄而諸軍盛陳兵

以至吏士皆股栗定子坐堂上傳令勞苦之諸軍皆拜
定子開諭以理使還本部以俟給犒諸將聞之亦來上
謁定子復慰安之衆悅而去乃遣吏給犒如令闔寺觀
祠宇以舍之進直寶章閣再任頃之召入奏事吏民追
送莫不流涕鄰郡聞定子至焚香夾道舉手加額曰微
公吾屬塗炭久矣入對極言時敝時史彌遠執國柄久
定子曰陛下優禮元勛俾得以弛繁機而養靜壽朝廷
得以新百度而革因循不亦善乎既對人為危之定子
曰乖逢得喪是有命焉吾得盡言乃報君職分也越兩
月乃遷刑部郎中彌遠沒言之者紛然識者謂定子先

事有言視諸人爲難尋以直寶謨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上疏論邊事甚悉理宗嘉納累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吏部尚書升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賜衣帶鞍馬定予言人主寄耳目者臺諫也補耳目之所不逮者法從之論思百官之輪對宜速返李韶以開不諱之門勉起杜範以伸敢言之氣因乞歸田甚力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仍舊職知福州福建安撫固辭提舉洞霄宮因請致仕不許改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力辭退居吳中深衣大帶日以著述自娛以資政殿學士轉一官致仕卒贈少保定學作同人書院子

夾江修長興學創六先生祠塈以教化爲先務所著存
著齋文集北門類藁薇垣類藁經說紹熙講義奏議歷
官表奏行世
別之傑字宋才郢州人嘉定二年進士歷官直煥章閣
知江陵府湖北安撫副使以親年八十乞祠歸養從之
後累典方州被進擢淳祐二年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
參知政事進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以臺
臣論罷七年拜參知政事乞歸田里依前職知紹興府
復以兩浙轉運判官翁甫論罷卒贈少師
劉伯正字直卿餘干人開禧元年第進士歷監察御史

有事于明堂雷電忽至執事者鮮不離次伯正立殿下紳笏儼然聲色不動帝遂以大任期之遷左司諫歷權刑部尚書兼侍讀淳祐四年遂拜參知政事以監察御史孫起予言罷與祠蔡次傳又言之降一官尋復舊官致仕卒贈正奉大夫加少保時論謂伯正立朝以靜重鎮浮不求名譽善藏其用云

金淵字淵叔臨安人嘉定第進士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淳祐四年拜端明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侍御史劉漢弼論淵尸位妨賢罷予祠復以監察御史劉應起等言削職遠州居住後其妻愬于朝量移平江府卒

李性傳字成之舜臣子也嘉定第進士歷起居舍人兼侍講疏言東周以後諸侯卿大夫皆既葬而除服秦漢之際尤為淺促孝文定為三十六日之制則視孝惠以前已有加矣東漢以後又損之為二十七日謂之以日易月則薄之至也千數百年惟晉武帝魏孝文為能復古之制而羣臣沮格未克盡行惟孝宗通喪三年近古所獨陛下繼之至性克盡前烈有光乞以此疏付之史官庶幾四海聞風民德歸厚累遷權吏部尚書臣僚論舜臣立廟封爵事落職與祠淳祐中歷同知樞密院事未幾落職與郡復與祠寶祐二年與內祠兼侍讀以

文殿學士致仕卒贈少保兄心傳道傳在儒林傳

陳韡字子華候官人父孔碩爲朱熹呂祖謙門人韡遂父郊恩與弟韔登進士第從葉適學貫涉開淮閩辟京東河北幹官改淮東制置司幹辦公事歷倉部員外郎紹定二年冬盜起閩中帥王居安屬韡提舉四隅保甲韡有親喪辭之轉運使陳汶提舉常平史彌忠告嵩于朝謂非韡莫可平明年以寶章閣直學士起復知南劍州提舉汀州邵武軍兵甲公事福建路兵馬鈐轄兼招捕使未幾加提點刑獄韡提兵督捕所至克捷汀境皆平四年二月躬往邵武督捕餘寇賊首晏彪迎降韡以

其力屈乃降卒誅之進右文殿修撰依舊職兼知建寧
府平衢寇六年進寶章閣待制知隆興府贛寇陳三槍
擾松梓山暑出沒江西廣東所至屠殘鞾遣官吏諭降
賊輒殺之乃謂盜賊起於貪吏劾其尤者二人又謂寇
盜稽誅以臣下欺誕事權渙散所致若決計蕩除數月
可畢十一月詔節制江西廣東福建三路捕寇軍馬十
二月兼知贛州端平元年正月進華文閣待制江西安
撫使三月遂破松梓山三槍與餘黨絕崖而遁又縱火
焚賊巢賊首張魔王自焚三槍至興寧就禽斬隆興市
初賊跨三路數州六十砦至是悉平進權工部侍郎兼

幾爲工部侍郎改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累遷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淳祐七年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後以觀文殿學士兩爲福建安撫大使知福州又之提舉佑神觀力請致仕卒贈少師謚忠肅崔福者故羣盜嘗爲官軍所捕逸去因隸軍籍初從趙葵收李全有功名重江淮又累從韓捕賊積功至刺史大將軍後從韓留隆興既而韓移金陵而福猶在隆興屬通判與郡僚燕滕王閣福恚其不見招道遇民愬寃者福携其人直至燕所責以郡官不理民事麾諸卒盡碎飲具官吏皆惴恐竄去莫敢嬰其鋒韓

知之遂檄建康署爲鈐轄福毋恣横韓戒諭之不聽會淮兵有警步帥王鑑出師鑑請福行韓因厚遣之福不樂爲鑑用遇敵不擊託以葬女擅歸亦不聞于制置司韓遂坐以軍法福勇悍善戰時論以爲良將難得而韓以私忿殺之然福亦有以取之也

論曰葛洪論女寵陳貴誼論近倖林略鄭性之導虛心從諫高定子請更宰臣釐因循之政理宗並不嫌拂逆竟畀兩府臣直而君仁哉劉伯正鎮浮曾從龍疾惡陳韡多武功許應龍優治行陳卓不肯謟當塗李性傳徐榮叟兄弟無媿家學皆非附離倖進者史不載鄒應龍

之行事若宣繒薛極余天錫爲史彌遠腹心別之傑金淵李鳴復爲史嵩之羽翼非易所謂負乘者與

皮龍榮　王伯大　鄭寀　應䌛

李曾伯　王埜　蔡抗　張磻

馬天驥　朱熠　饒虎臣　戴慶炣

沈炎

皮龍榮字起霖一字季遠醴陵人淳祐進士歷官權刑部尚書兼翊善景定二年自簽樞拜參知政事仍兼太子賓客進封壽沙郡公言者先後論罷削官宅日帝問龍榮安在賈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李雷應劾

之謂毋對人言吾擁至尊于膝上詔徙衡州居住衡湖南屬也龍榮恐不爲雷應所容未至而歿龍榮少有志略精春秋學有文集三十卷性伉直似道當國不肯降志又以度宗舊學卒爲所擯德祐初復其官

王伯大字幼學福州人第進士歷江東提舉常平兼知池州端平中累遷直寶謨閣樞密副都承旨兼左司郎中進對言人主之患莫大乎處危亡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危亡而不言陛下親政五年于茲盛德大業未能著見於天下而招天下謗議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議遷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爲商紂周幽之志議戚

宦近習之撓政則天下將以爲恭顯許史武𧺆仇魚之朝議姦儔佞朋之誤國則天下又將以爲漢黨錮元祐黨籍之君子陛下雖日御治朝日親儒者日修辭飾色終莫能弭天下之議陛下誠能布所失於天下不必曲爲回護凡人言所不貸者一朝赫然而盡去之務使蠹根悉拔孽種不留如日月之更如風雷之迅則天下之謗不攻而自息矣又極言邊事曲盡事情遷至參知政事監察御史陳垓論罷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寧府卒

鄭寀不知何郡人歷殿中侍御史奏劾王瓚龔基先胡清獻鑄秩罷祠皆從之三人者不才臺諫也遷侍御史

疏言比年以來舊章寖廢名器之輕莫此爲甚矧事變無窮而名器有限使名器常重於上則人心不敢輕視於下非才而用功者不得覬幸於其間則負慷慨之氣懷功名之願者陛下始可得而鼓舞之矣遷左諫議大夫淳祐七年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以監察御史陳求魯論罷卒寀之居言路嘗按工部侍郎曹豳主管吏部架閣文字洪芹則大傷公論云

應繇字之道昌國人嘉定末試南省第一遂第進士歷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尚左郎官兼翰林權直又遷著作郎仍兼職以言罷淳祐二年叙復奉祠後累遷翰林

學士兼中書舍人遂由副樞拜參知政事封臨海郡侯
乞歸田以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奉祠寳祐三年殿中
侍御史丁大全論罷尋卒德祐初詔復元職致仕
李曾伯字長孺覃懷人後居嘉興歷官通判濠州累遷
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使特賜同進士出身召赴闕加
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辭免以大學士提舉洞
霄宮起為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兼節制廣南移治
靜江開慶元年進觀文殿學士以言者罷去景定五年
起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咸淳初為言者論劾削職
德祐初追復元官曾伯初與賈似道俱為閫帥邊境之

事知無不言似道嫉之使不竟其用云
王埜字子文介之子也以蔭補官登嘉定進士第仕潭時帥眞德秀一見異之延致幕下遂執弟子禮歷樞密院編修兼檢討史嵩之帥武昌首進和議埜言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拜力攻守上疏言八事繼爲副都承旨奏請出師絶和使命淮東西夾攻理宗深然之嘉熙初輪對采事係安危者四端而專以司馬光仁明武推說復推廣前所言八事以孝宗講實激發帝意淳祐初嵩之起復傾國爭之埜上疏乞聽終喪後又言嵩之當顯絶而終斥益嚴君子小人之限拜禮部尚書奏十事

終之曰陛下一心十事之綱領也寶祐三年疏言國家
與蒙古本無深仇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啓
兵端二三狂妄如趙楷全子才劉子澄輩輕而無謀遂
致隻輪不返全子才誕妄慘毒今乃援劉子澄例自陳
攺正乞寢二人之命罷其祠祿以爲喪師誤國之戒從
之時埜兼給事中尋拜簽書樞密院事封吳郡侯與宰
相不合言者攻之予祠卒贈七官位特進埜因德秀知
朱熹之學知建寧府創建安書院祠熹以德秀配有奏
議文集若干卷埜工于詩書法祖歐陽詢
蔡杭字仲節元定之孫紹定二年進士歷諸王宮大小

學教授疏奏權姦不可復用國本不可不早定理宗嘉納又歷資善堂贊讀翊善寶祐四年由樞府爲參知政事輒擅去國勉留不返落職奉祠尋坐論罷其命未幾復端明殿學士予祠既而從所請轉一官致仕卒謚文簡以犯祖諱更謚文肅

張磻字渭老福州人第進士累官禮部侍郎權吏兵二部尚書右補闕程元鳳論罷之寶祐中起歷樞府拜參知政事封長樂郡公轉三官致仕卒贈少師

馬天驥字德夫衢州人第進士歷官中外累典方州寶祐中遷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講國子祭酒拜端

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信安郡侯言者論之與祠景定初知衢州復坐論與祠起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以舉職進大學士歷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復予祠尋褫職罷之咸淳中貶信州居住逾年詔自便初理宗之貴妃閻氏怙寵天驥丁大全用事有書於朝門曰閻馬丁當國勢將亡云

朱熠温州人端平二年武舉第一累官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以舊職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奉祠為監察御史胡用虎論罷言者相繼糾劾送處州居住咸淳四年詔令自便五年侍御史章鑑復以為言

驅之還鄉尋卒熠初居言路爲理宗言境土日蹙調度日廣景德慶曆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奉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欲寬民力必汰冗員帝納焉惜其任情彈劾一時名士若徐清叟呂中尤焴馬廷鸞亦皆不免云

饒虎臣字宗召寧國人登進士第歷官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景定元年拜參知政事殿中侍御史何夢然連劾褫職罷祠四年復元官與祠卒德祐元年詔守資政殿學士致仕

戴慶炣字彥可永嘉人淳祐十年進士歷官侍御史開

慶元年連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尋致仕卒
贈特進資政殿大學士

沈炎字若晦嘉興人寶慶二年進士累官同知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奉祠尋進大學士致仕卒贈少保炎居言路嘗劾高斯得李曾伯又劾左相吳潛奸謀叵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鼎軸何其舛也然劾罷右相丁大全及其黨與斯公論云

論曰王伯大王埜論議顧切應繇蔡抗李曾伯清愼亮直乃皆不幸遭讒去國皮龍榮不降志賈似道謫死尤可惋傷徐清叟行事無所考若戴慶炣嘗直牟子才之枉

饒虎臣嘗列丁大全之罪他善蔑如也希寵附勢如馬天驥鄭寀朱熠沈炎並列政府所謂朝無人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四　列傳九十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吳淵　袁韶　王居安

曹彥約　范應鈴

吳淵字道父柔勝之子幼端重苦志力學嘉定中第進士調建德縣主簿丞相史彌遠館留之語竟日大悅謂曰君國器也今開化新置尉卽日可上欲以此處君淵對曰甫得一官何敢躁進况家有嚴君所當稟命彌遠爲之改容不復强至官就辟令江東九郡之寃訟于諸使者皆乞送淵改差浙東制置使司幹辦公事丁父憂

詔以前職起復力辭弗許再辭且貽書政府曰冒哀求榮平生大節掃地矣他日何以事君時史嵩之方起復或曰得無礙時宰乎淵弗顧詔從之服除歷右文殿修撰樞密副都承旨兼右司兼檢正適政府欲用兵中原以據關守河爲說淵力陳其不可大要謂國家力決不能取縱取之決不能守丞相鄭清之不樂出補外御史王定劾淵罷侍御史洪咨夔不直之劾定左遷未幾邊事果如淵言清之致書引咎巽謝差知鎮江府定防江軍之擾兼淮東總領遷進權戶部侍郞職任如舊時淵造闕下入對歷陳九事甫下殿御史唐璘擊之璘蓋淵

所薦者也遂仍前職奉祠久之加寶章閣待制再起知鎮江兼總領未幾加戶部侍郎尋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太平州兼江東轉運使時兩淮民流徙入境者四十餘萬淵亟加慰撫而賙濟之旁郡流民焚刼無虛日獨太平境內肅然無敢譁者升華文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兼轉運副使會歲大侵講行荒政全活者百萬人加敷文閣學士改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沿海諸州軍許浦澉浦等處兵船歲亦大侵因淵全活者六十五萬人右正言三疏劾淵奪職尋復職奉祠後起龍圖閣學士江西安撫使兼知江州歷兵部尚書知平江

府兼浙西兩淮發運使尋兼知平江歲亦大侵因淵全活者四十二萬人兼浙西提點刑獄知太平州兼提領兩淮茶鹽所以功進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兼三郡屯田使朝廷付淵以光豐蘄黃之事凡創司空山燕家山金剛臺三大砦嵯峨山鷹山什子山等二十二小砦團丁壯立隊伍星聯棋布脉絡貫通無事則耕有警則禦詔以淵興利除害加資政殿大學士與執政恩例封金陵侯復賜錦繡堂忠勤樓大字進爵為公累官參知政事卒贈少師淵有材略迄濟事功所至興

學養士然政尚嚴酷好與羅織之獄籍入豪橫故時有蜈蚣之謠其弟潛亦數諫止之所著易解及退庵文集奏議、

袁韶字彥淳慶元府人第進士嘉泰中爲吳江丞蘇師旦侍韓侂胄威福庇姻黨亂役法韶悉更定改知桐廬縣桐廬多宗室持縣事無有善去者韶絶私謁莫敢撓嘉定十三年爲臨安府尹幾十年理訟精簡道不拾遺里巷爭呼爲佛子平反寃獄甚多紹定元年拜參知政事李全叛揚州告急飛檄截道都城爭有逃避者乃拜韶浙西制置使仍治臨安鎮遏之丞相史彌遠懲韓侂

習用兵事不欲聲討韶與范楷言於彌遠曰揚失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卞整崔福皆可用彌遠從之遂討全彌遠卒言者論韶阿附奪職罷祠卒累贈太師越國公韶父為郡小吏給事通判廳因致豐饒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置妾既得妾察之有憂色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殁家貧故鬻妾以為歸葬計耳即遣還盡以橐中貲與之遂獨歸妻迎問告以其故且曰若有子必待他婦人乃育哉妻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生韶

王居安字資道黃巖人始名居敬字簡卿避祧廟嫌易

之入太學第進士歷官太學博士已而遷校書郎居安援故事乞召試執政曰朝廷於節度尚不校況館職乎居安因言文非位極武非勳高不能得節鉞何言不較也時蘇師旦命且下故居安言及之改司農丞御史迎意劾與祠踰年起知興化軍召爲祕書丞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錄院檢討編修官兼權考功郎官韓侂胄之誅居安實贊其決翌日擢右司諫首論侂胄有非常之罪當伏非常之誅陳自强伈以貪賤私交白一縣丞超遷徑至宰輔姦險附麗黷亂國經乞追責遠竄又劾吳曦外姻郭倪郭僎竄貸表天下快之繼兼侍講方侂胄用

事箝天下之口呂祖儉以謫死呂祖泰流遠郡居安奏請明其寃以伸忠鯁之氣又疏言古今之治本亂階更爲倚伏人主公聽則治偏信則亂政事歸外朝則治歸内廷則亂問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亂大臣公心無黨則治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臣汙小臣貪則亂如用人稍誤是一侂胄死一侂胄生也趙彥逾與樓鑰林大中章燮並召居安言彥逾者趙汝愚之罪人薰蕕同器非所以示趨向於天下也疏巳具有徹聞若除日夜下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於是爲諫官才十有八日既供職奏曰二史得直前奏事祖

宗法也遂極論之又言臣爲陛下耳目官諫紙未乾乃
以近權要徙他職不得其言則去臣不復留矣寧宗爲
改容中丞雷孝友論其越職奪一官罷太學生舉幡乞
留踰年後管知太平州歷知隆興府初盜起郴黑風峒
羅世傳爲之倡勢張甚湖南所在發兵扼要衝義丁表
裏應援賊旣乏食且內訌不能堅持反欲以買降爲功
餽鹽與糧賊乃除治械而外送欵身受官峒中不至公
府義丁皆恚曰作賊者得官我輩捐軀壞產業何所得
於是五合六聚各以峒名其鄉李元勵陳廷佐之徒竝
起爲賊列城皆震朝廷憂之遂以居安爲帥旋命節制

江池大軍駐廬陵督捕領郡事會元勵執練木橋賊首
李才全至居安厚待才全而賞元勵衆皆感世傳果疑
元勵之貳已遂交惡元勵率衆攻世傳世傳嗾練木橋
賊黨襲元勵俘其孥禽元勵以獻世傳恃功驕蹇居亡
何與兄世祿俱叛居安窑爲方畧遣兵合圍之世傳自
經死斬其首以徇羣盜次第平始終用以賊擊賊之策
故兵民無傷者江西人祠而祝之徙鎭襄陽以言者罷
去久之召還工部侍郎甫兩月奉祠未幾知溫州理宗
卽位移知福州升龍圖閣直學士轉太中大夫提舉崇
福宮將行鹽寇起寧化居安以書諭汀守曰土瘠民貧

[illegible]鹽可盡禁耶且彼執三首惡以自贖他可勿治部

有遣左翼軍將鄧起提兵往起貪夜冒險與寇角以死軍潰民相驚逃去事聞命居安專任招捕居安既留募軍校劉華丘銳授以計畫至汀而賊已至郡矣賊知帥有撫納意卽引退華銳出入賊中指期約降而撮守倔彊欲出不意爲一功賊知其謀敗降約而建劍諸郡竝江西嘯聚蜂起矣居安議不合歎曰吾可復求焦頭爛額功耶卽拜疏歸居安書生於兵事不學而能其誅剿寇而降汀寇皆非苟然者卒累贈少保居安宅心公明待物不貳有方巖集行世

曹彥約字簡甫都昌人淳熙八年進士嘗從朱熹講學歷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知澧州未上辟叔似宣撫京湖辟主管機宜文字漢陽闕守檄攝軍事時金人大入郡兵素寡弱彥約搜訪土豪得許禹俾總民兵趙觀俾防水道党仲昇將宣撫司軍屯郡城金重兵圍安陸遊騎闖漢川彥約授方略擊敗之又劫其砦殺千餘人以功進秩就知漢陽嘉定中歷湖南轉運判官時盜羅世傳李元礪李新等相繼竊發桂陽茶陵安仁三縣皆破壞地千里莽爲盜區彥約至彼督運人心始定遷直祕閣知潭州湖南安撫時江西言欲招安李元礪朝

命下湖廣議招討之宜彥約言曲徇招安失朝廷威重乃督諸將逼賊巢而屯擊破李新於鄷洣新中劍死衆推令如松爲首如松降遂復桂陽世傳素與元勵有隙至是密請圖元勵以自效彥約付以賞格且告于朝又予萬緡錢犒其師世傳遂禽元勵餘黨悉平之池州副都統許俊駐兵古之龍泉厚賂以結世傳超格許轉官資世傳遂以元勵解江西切渠爲右司欲以世傳盡統諸峒而爲之帥悉徹江西湖南戍兵彥約固爭渠不悅然世傳終桀驁不肯出峒彥約密遣羅九遷爲間誘胡友睦許以重賞友睦遂殺世傳江西來爭功不與校擢

侍右郎官以右正言鄭昭先言寢其命久之以爲利路轉運判官兼知利州時沔州都統制王大才驕横制置使董居誼不得其柄反曲意奉之彥約以兵權不一作病夫議獻之廟堂累遷權戶部侍郎以寶謨閣待制知成都彥約乞赴闕奏事不允又申省乞入對不報改知福州又改知潭州力辭自是再奉祠理宗即位擢兵部侍郎兼國史院同修撰會下詔求言彥約上封事曰陛下孝友之行宜足以取信於天下然道路興其說猶襲久布之謠臣以爲守法者人臣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也漢淮南王欲危社稷張蒼馮敬等請論如法文帝既

赦其罪不幸而死封其二子於故地此往事之明驗本
朝太宗皇帝之所已行也今若徇文帝緣情之義法太
宗繼絕之意雖不止謗而謗息矣尋兼侍讀俄遷禮部
侍郎加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授兵部尚
書力辭不拜改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既而提舉崇福
宫卒以華文閣學士轉通議大夫致仕贈宣奉大夫後
謚文節

范應鈴字旂叟豐城人開禧初第進士歷知崇仁縣明
約束信期會聽訟發擿如神負者亦無不心服真德秀
扁其堂曰對越將代整治如始至歲杪與百姓休息閣

債負蠲租稅釋囚繫恤生瘞死崇孝勸睦形之榜揭見者嗟歎調提轄文思院幹辦諸軍審計添差通判撫州以言者罷與祠後通判蘄州時江右峒寇爲亂吉州八邑七被殘燬差知吉州應鈴慨然奉親以行既至以練兵足食爲先務然後去冗吏覈軍籍汰老弱以次罷行贑叛卒朱先賊殺主帥應鈴曰此非小變也密遣諜以厚賞捕之部使者劾其輕發鐫一官閑居六年養親讀書泊如也起廣西提點刑獄多所平反丁錢蠹民力奏免之召爲金部郎官入見言公論不出於君子而參以小人紀綱不正於朝廷而牽於閹寺言皆讜直識者韙

累遷直寶謨閣湖南轉運判官兼安撫司峒僚將何族聚千餘人執縣令殺王官帥憲招捕逾年不至應繇曰招之適以長寇即調飛虎等軍會鴻總討之親臨誓師士卒鼓勇禽將時選父子及兇渠千人誅之脅從者使之安業未一月全師而歸授直煥章閣上疏謝事不允擢大理少卿再請又不允一旦籍府庫核簿書處決官事已遂及家務纖悉不遺條屬勸以清心省事曰生死數也平生學力正在今日帥別之傑問疾整冠肅入言論如平常之傑退翛然而逝應繇開明磊落不以得失利害動其心書牘不交上官薦舉不徇權門當官

而行無敢撓以非義所至無留訟無滯獄振樹風聲聞者興起家居時人有不平不走官府而走應鈴之門爲不善者輙相戒曰無使范公聞之所著有西堂雜著十卷斷訟語曰對越集四十九卷徐鹿卿謂應鈴經術似兒寬決獄似雋不疑治民似龔遂風采似范滂理財似劉晏而正大過之人以爲名言

論曰昔子產謂以猛治民譬諸烈火人無敢玩狎故吳淵用是濟事功云史彌遠決策討叛去衣韶之力居多或病其阿附何歟王居安曹彥約范應鈴皆儒而知兵殲凶醜以匡王國詩曰文武是憲此之謂也

崔與之　劉宰　洪咨夔　袁甫
王遂　張虙　徐僑　吳昌裔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游大學第進士廣之士繇大學取科第自與之始歷遷廣西提點刑獄瓊之人次其事為海上澄清錄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吏厲民乃疏為十事申論而痛懲之當時刻傳號嶺海使民榜召為金部員外郎金兩遣于汴朝議疑其進迫特授直寶謨閣權發遣楊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入內親遣之既至浚城濠創五砦金人不敢深入山東李全以衆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

者必有後憂宰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琸
承密劄取泗州兵度淮而後牒報琸全軍覆沒與之忿
憤馳書告宰相以備敵及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與之三
書俾議和與之答曰漣海二邑若爲區處山東諸酋若
爲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與之自劉琸敗亟修守
戰備遣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召爲
祕書少監軍民遮道拒[illegible]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
趣召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釁可
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千
言孜歎養虎將自遺患升祕書監兼太子侍講權兵部

侍郎選爲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初金人既弊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棫等扣洋州以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興元既復鏤榜邊關闢諭招納金人諜得之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於亡與之以疾丐歸金諜知大入與之再爲臨邊金人乃退召爲禮部尚書不拜使道還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理宗數召起皆

力辭繼授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亦辭俄授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摧鋒軍連戍建康江西凡八年而上功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長驅至廣州與之家居肩輿登城曉以逆順禍福其徒皆釋甲而脅謀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聞命亟拜即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桀黠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帝於是注想彌切拜參知政事拜右丞相皆力辭乃訪以政事及人才當否與之力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

曰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陛下以正人爲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眞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又曰京城之災七年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又曰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暱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

問以群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遽召愈力控辭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自領鄉郡不受廩祿之入凡奉餘皆以均親黨卒時年八十二累封至南海郡公謚清獻

劉宰字平國金壇人紹熙初第進士再調眞州司法詔仕者非僞學不讀周惇頤程頤等書才得考試宰喟然曰平生所學者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授泰興令免喪至京韓侂冑方謀用兵宰啓鄧友龍薛叔似極言輕挑

兵端爲國深害迄如其言紹浙東倉司幹官職事修
丞引去默觀時變頻不樂壽告歸監南岳廟江淮
置使黃度辟之入幕辭書四年堂審召命且再下
至時相亦屢諷執政從臾貽書挽安宰峻辭以絕俄題
考功曆示決不復仕理宗立以爲籍田令屢辭改添差
通判建康府又辭乞致仕以直祕閣主管仙都觀既
而升直寶謨閣且盡還磨勘歲月未幾遷太常丞郡守
以朝命趣行不得已勉就道至吳門拜疏徑歸一時譽
望收召略盡所不能致者惟與崔與之耳宰遷將作少
監又以直敷文閣知寧國府皆不拜進直顯謨閣主管

玉局觀帝猶冀宰一來也及奏事訖不爲起尋卒鄉人罷市走送袂相屬者五十里人人如哭其私親字剛大正直明敏仁恕施惠鄉邦甚列實多置義倉創義役三爲粥以與饑者自冬徂夏日食萬餘人薪菜衣纊藥餌棺衾之須靡竭不獲生理素薄見義必爲既竭其力藉質貸以繼之隱居三十年平生無嗜好惟書靡所不讀雖博考訓注而自得之爲貴有漫塘文集語錄行世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第進士復應博學宏詞科崔與之帥淮東辟置幕府帥成都奏授籍田令通判成都府及爲制置使首檄咨夔自祈辭曰今當開誠心布公道

[illegible]南人物以濟國事乃一未有闕而先及門生故吏

[illegible]小人私也卒不受尋知龍州毀鄧艾祠更祠諸葛亮

告其民曰毋事仇讎而忘父母還朝爲秘書郎遷金部

員外郎會詔求直言慨然曰吾可以盡言寤主矣其父

見其疏曰吾能喫茄子飯矣無憂史彌遠讀至濟王之

死非陛下本心大恚擲于地一轉考功員外郎轉對復言

李全必爲國患臺諫李知孝梁成大交論鐫二秩讀書

故山七年而彌遠死理宗親政數日以禮部員外郎召

入見乞養英明之氣及論君子小人之分翌日與王遂

並拜監察御史咨夔感激知遇謂遂曰朝無親擢臺諫

久矣要當極本窮原而先論之乃上疏曰陛下親政以來大權大政亦略舉矣然中書之敝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仰稱勵精更始之意帝嘉納又首乞罷樞密使薛極以厲大臣之節章三上卒出之其他得罪清議者相繼劾去朝綱大振京湖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時相侈大其事夢曰第當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况與大敵爲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可侈囚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慕崇政曰之元祐獨不鑒端平受降之崇寧乎擢殿中侍御

其曾巳定入臺察力詆蔣重珍咨夔乃按定疾視善良之罷之越三日左遷定而擢咨夔中書舍人尋兼權吏部侍郎與眞德秀同知貢舉俄兼直學士院時咨夔口瘍已深復上疏謂當引咎悔過且乞祠謂臣數備臺諫給舍皆不能過六月之師何補於朝臣病久當去去猶足裨風俗帝勉留之遷吏部侍郎兼給事中上在位踰一紀國本未立未有敢深言之者咨夔乞擇宗室子養之詔爲沂王立後擢給事中史嵩之入相進刑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求去愈力加端明殿學士卒詔謂其鯁亮忠慤與執政恩例特贈兩官有兩漢詔令擥抄

春秋說外內制奏議詩文行于世
袁甫字廣微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一歷校書郎轉
對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偷安之根不去規摹終
不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脉終不通忌嫉之根不去將帥
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兵財終不可治出通判湖州
遷祕書郎尋遷著作佐郎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學校訪
便民事上之父憂服除知衢州移提舉江東常平遂提
點本路刑獄連值水旱發廩賑恤且請于朝得度牒緡
錢以助費剏藥院以療疫癘前後持節江東五年所活
殆不可數計轉將作監領事如故繼力辭常平事彗星

見詔求直言上疏請變上下交征之習以紓愁苦之民
理宗親政以直寶謨閣知建寧府明年兼福建轉運判
官遷祕書少監入見帝慰勞之又遷起居舍人兼崇政
殿說書於經筵奏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陛下徒慕漢
宣優游為治之名而乃蹈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
帝文宗果斷不用於斥邪佞反用於逐賢人此二君不
識剛德之真也兼中書舍人時相鄭清之以國用不足
復訟使椽務市奏其害他日侍講筵帝問近事又奏復
訟事人心最不悅又嘗讀資治通鑑至漢高入關辭秦
民牛酒因奏今日無以予人反橫科之其心喜乎怒乎

本朝立國以仁陛下以爲此舉仁乎否乎帝爲惻然時朝廷以邊事爲憂史嵩之帥江西力主和議甫奏嵩之主和其父彌忠每戒其輕易今朝廷甘心用父子異心之人臣謂不特嵩之易於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於用人也疏入不報遂乞歸不允授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未幾擢嵩之刑部尚書復奏疏云臣於嵩之本無仇怨但國事所係誼難緘默嵩之誥命終不與書行遇出甫知江州王遂抗疏力爭帝曰本以授其兄袁肅報行誤耳今遂劾甫無它志翌日乃與肅江州而殿中侍御史徐清叟復論甫贓八十萬湯中等又爭之清叟亦悔未

幾改知婺州不行嘉熙元年遷中書舍人入見陳心源之說帝問邊事甫奏當以上流爲急議和恐誤事時清叟與甫並召而清叟未至甫奏今人物耿然有如清叟宜在朝廷辭避實惟臣故乞趣其赴闕又奏備邊四事累遷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時邊遽日至甫條十事權兵部尚書暫兼吏部尚書卒贈通奉大夫謚正肅有孝說孟子解及文集行世甫少服父訓謂學者當師聖人以自得爲貴又從楊簡問學自謂觀草木發生聽禽鳥和鳴有契於心云

王遂字去非一字穎叔韶之玄孫後爲金壇人登進士

第歷官幹辦諸司審計司紹定三年福建寇擾甫定朝廷選賢能吏勞來安集以遂知邵武軍兼福建招捕司參議官遂過江山浦城道中遇邵武避地之人即遣金爲歸資從者如市至郡撫摩創痍翦平兇孽民恃以安未幾言者以遂妄自標致邀譽沽名罷改知安豐軍累遷監察御史疏奏朝廷謂史嵩之小黠爲大智近功爲遠略忽臣之言必欲僥倖嵩之於不敗非爲國至計也遷右正言尋拜殿中侍御史疏言三十年來凶德參會未有如李知孝梁成大莫澤肆無忌憚者三凶之罪上通于天乞重其刑又請於兩淮置屯田且條上邊事曰

當今之急務在朝廷者五在邊關者六又言君德必純乎剛帝皆善之遷戶部侍郎兼史院最後以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副使改知太平復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召赴闕授權工部尚書遂與同里劉宰素同志遂守平江宰贈之言曰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毋為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為權要所奪當言則言不視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回庶幾名節之全不愧簡冊所載蓋格言也

張虙字子宓慈溪人慶元二年進士歷國子博士時以

早求言即上疏曰上天之心即我祖宗之心數年以來蓋有爲祖宗所不敢爲者議者惟知衰靡之俗不可不振起圮壞之風不可不整刷抑不知振起整刷之術最難施於衰靡圮壞之後何者元氣已傷而不可再擾人心方蘇而不可駭動也且造楮初欲便民朝廷既以一切之政驅其聽復以一定之價迫之從郡縣之間遂騷然矣監司郡守老成遲鈍者悉屏不用而取夫新進喜功名者爲之見事則風生臨事則痛決事未果集而根本已傷矣凡此皆有累於祖宗仁厚之德此旱勢之所以彌甚也兩遷祕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改兼莊文府

遷著作佐郎兼權都官郎官轉對言邊事有二病議論貴合一而今則病乎分還祕書丞改著作郎以疾乞外知南康徙處州移溫州力辭遂直祕閣主管千秋鴻禧觀參議制置使幕中使者尚威力復諫自用處守正不阿每濟以寬大又上書論海防利便主管玉局觀端平初召爲國子司業兼侍講以禮記月令進講至獄訟必端平之語因敷暢厥旨力辭勸講之職升國子祭酒以爲月令之書雖出呂不韋然人主後天而奉天時此書不爲無助乃因已講者爲十二卷乞按月而觀之兼權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命

下卒贈四官

徐僑字崇甫義烏人淳熙十四年第進士調上饒主簿始登朱熹之門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毅名齋歷江東提點刑獄以迕史彌遠劾罷寶慶初葛洪喬行簡代為請祠迄不受祿紹定中告老得請端平初與諸賢俱被召遷祕書少監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朕何為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盜賊並起帑藏空虛群臣養交而天子孤立臣不貧陛下乃貧耳

又言宦女謁閹宦相爲囊橐誕爲二豎以處國膏肓陛下此之不慮而馳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卻走矣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僑論及之帝爲之改容賜僑金帛甚厚僑因辭不受侍講開陳友愛之義用是復皇子竑爵請從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以趙汝愚侑食寧宗皆如其請遷丞相意力丐休致帝諭留甚勤遷工部侍郎辭益堅遂命以內祠侍讀不得已就職遇事盡言以疾申前請乃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謚文清其學一以眞踐實履爲尚守官居家清苦刻厲之操人所難能也

吳昌裔字季永中江人蚤孤與兄泳扁自植立得程頤張載朱熹書輒研繹不倦第進士聞漢陽守黃榦得熹之學往從之歷通判眉州著苦言十篇慮蜀甚悉端平初爲軍器監簿遷改太常少卿兼吳益王府教授轉對首陳六事凡君臣之綱兄弟之倫舉世以爲大戒而不敢言者皆痛陳之至於邊臣玩令陟罰無章尤拳拳焉拜監察御史冬洊雷春大雨雪昌裔居齋宮秉燭草疏凡七躬缺失宮庭嬖私廟堂除授皆以爲言又念蜀事阽危條四事以進時有果閬州守臣逃遁而進職有知遂寧李煒父子足迹不至邊庭而受賞僨軍之趙楷棄

城之朱楊祖皆不知罰又帥臣趙彥吶年老智衰其子
滋刑黷貨士卒不用命安癸仲恥遭抨彈經營復用欲
起譎籍以代帥垣昌裔皆抗疏彈擊又歷言三邊之事
曰今朝廷之上百辟晏然言論多於施行浮文妨於實
務后族王宮之冗費列曹坐局之常程群工閑慢之差
除諸道非泛之申請以至土木經營時節宴遊神霄祈
禳大禮錫賚藻飾治具無異平時至於治兵足食之方
乃缺略不講且援靖康之敝痛哭言之出為大理少卿
參政李鳴復譏之以權工部侍郎出參贊四川宣撫司
軍事人曰此李綱救太原也昌裔曰君命也不可不亟

行慷慨樸被出關中道病甚帝聞之授秘閣修撰改嘉
興府昌裔累辭而言者以避事論矣役自宮祠起知婺
州加集英殿修撰卒以寶章閣待制致仕昌裔多習典
故嘗輯至和紹興諸臣奏議本末名儲鑑又會稡周漢
以至宋蜀道得失興師取財之所名蜀鑑有奏議四書
講義鄉約口義諸老記聞容臺議禮文集行于世初昌
裔與徐清叟杜範一日並入臺四方想聞風采作至和
三諫詩以侈之才七閱月以遷莫不惋惜云謚忠肅
論曰崔與之行類楊綰劉宰學宗程頤雖官崇卑不倫
均為挺拔之彥端平初並膺天子優寵一歲屢遷至虛

左轄從班以待終不能羅而致之其將然之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維時同升者洪咨夔袁甫王遂張虙徐僑吳昌裔在諫垣則多彈擊在講幄則多獻替擎擎夙夜咸躋穹華豈以承明金馬亦足避世全身耶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歸于是而已矣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四